



南
歸

冰心女士著

書叢皮黃

歸南

著士女心冰

海上

行發局書新

1932

黃 南
皮 叢
書 歸

一九三一年八月付排
一九三一年四月三版

實價二角半

著 者 冰 心 女 士

發 行 人 李 志 雲

發 行 者 北 新 書 局

排 印 者 希 美 印 局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南歸

去年秋天，楫自海外歸來，住了一個多月又走了，他從上海十月三十日來信說：『：今天下午到母親墓上去了，下着大雨，可是一到墓上，陽光立刻出來，母親有靈！我照了六張相片，照完相，雨又下起來了。姊姊！上次離國時，母親在床上送我，囑咐我，不想現在是這樣的了！：：：』

我的最小偏憐的海上飄泊的弟弟！我這篇『南歸』早就在我心頭，在我筆尖上，只因爲要瞞着你，怕你在海外孤身

獨自無人勸解時，得到這震驚的消息，讀到這一切刺心刺骨的經過，我挽住了如瀾的狂淚，直待到你歸來，又從我懷中走去，在你重過飄泊的生涯之先，第一次參拜了慈親的墳墓之後，我才來動筆！你心下一切都已雪亮了，大家顫慄相顧，都已做了無母之兒，海枯石爛，世界上慈憐溫柔的恩福，是沒有我們的份了！我縱然盡寫出這深悲極慟的往事，我還能在你們心中，加上多少痛楚？！我還能在你們心中，加上多少痛楚？！

現在我不妨解開血肉模糊的結束，重理我心上的創痕，把心血嘔盡，眼淚傾盡，和你們恣情開懷的一慟，然後大家

飲泣收淚，奔向母親要我們奔向的艱苦的前途！

我依據着回憶所及，并參閱藻的日記，和我們的通信，將最鮮明，最靈活，最酸楚的幾頁，一直寫記了下來。我的握筆的手，我的筆兒，怎想到有這樣運用的一天！怎想到有這樣運用的一天！

前冬十二月十四日午，藻和我從城中歸來，客廳桌上放着一封從上海來的電報，我的心立刻震顫了，急忙的將封套拆開，上面是『……母親云，如決回，提前更好，』我念完了，抬起頭來，知道眼前一片是沉黑的了！

漢安慰我說：『這無非是母親想你，要你早些回去，決不會怎樣的。』我點點頭，上樓來脫去大衣，只覺得全身戰慄，如冒嚴寒。下樓用飯之先，我打電話到中國旅行社買船票，據說這幾天船隻非常擁擠，須等到十九日順天船上，才有艙位，而且還不好，我說無論如何，我是走定了，即使是豬圈，是狗竇，只要能把我渡過海去，我也要蹲伏幾宵——就這樣的定下了船票。

夜裏如同睡在冰穴中，我時時驚躍，我知道假如不是母親病的危險，父親決不會在火車斷絕，年假未到的時候，催我南歸。他擬這電稿的時候，雖然有萬千的斟酌使詞氣緩

和，而背後隱隱的着急與悲哀是掩不住的——藻用了無盡的言語來溫慰我，說身體要緊，無論怎樣，在路上，在家裏，過度的悲哀與着急，都與自己母親是無益有害的。這一切我也知道，便飲淚收心的睡了一夜。

以後的幾天，便消磨在收拾行裝，清理剩餘手續之中。那幾天又特別的冷，朔風怒號，樓中沒有一絲緩氣。晚上藻和我總是強笑相對，而心中的怔忡，孤懸，恐怖，依戀，在不語無言之中，只有鐘和燈知道了！

杰還在學校裏，正預備大考，南歸的消息，縱不能瞞他，而提到母親病的推測，我們在他面前，總是很樂觀的，

因此他也還坦然。天曉得，弟弟們都是出乎常情的信賴我，他以爲姊姊一去，母親的病是不會成問題的，可憐的孩子，可祝福的無知的信賴！

十八日的下午四時二十五分的快車，藻送我到天津，這是我們蜜月後的第一次同車！雖然仍是默默的相挨坐着，而心中的甜酸苦樂，不大相同了！窗外是凝結的薄雪，窗隙吹進砭骨的冷風，斜日黯然，我已經覺得腹痛，怕藻着急，不肯說出，又知道說了也沒用，只不住的喝熱茶。七點多鐘到天津，下了月臺，我已痛得走不動了，好容易掙出站來，坐上汽車，逕到國民飯店，開了房間，我一直便躺在床上。

站在床前，眼光中露出無限的驚惶，『你又病了？』我呻吟着點一點頭。——我以後才發現這病是慢性的盲腸炎，這病根有十年了，一年要發作一兩次，每次都是痛澈心腑，痛得有時延長至十二小時，行前爲預防途中復發起見，曾在協和醫院仔細驗過，還看不出來，直到以後從上海歸來，又患了一次，醫生才絕對的肯定，在協和開了刀，這已是第二年三月中的事了。——

這夜的痛苦，是逐秒逐分的加緊，直到夜中三點。我神志模糊之中，只覺得自己在床上起伏坐臥，嘔吐，呻吟，連藻的存在都不知道了。中夜以後，才漸漸的緩和，轉過身來

對坐在床邊拍撫着我的藻，作頹乏的慘笑。他也強笑着對我搖頭不叫我言語，慢慢的替我卸下大衣，嚴嚴的蓋上被。我覺得剛一閉上眼，精魂便飛走了！

醒來眼裏便滿了淚；病後的疲乏，臨別的依戀，眼前旅行的辛苦，到家後可能的恐怖的事實，都到心上來了。對床的藻，正做着可憐的倦夢，一夜的勞瘁，我不忍喚醒他，望着窗外天津的黎明，依舊是冷酷的陰天！我思前想後，除了將一切交給上天之外，沒有別的方法了！

這一早晨，我們又相倚的坐着，船是夜裏十時開，藻不能也不敢說出不讓我走的話，流着淚告訴我：『你病得這

樣，我是個窮孩子，忍心的丈夫，我不能陪你去，又不能替你預備下好艙位，我讓你自己在這時單身走！……』他說着哽咽了，我心中更是甜酸苦辣，不知怎麼好，又沒有安慰他的精神與力量，只有無言的對泣。

還是藻先振起精神來，提議到梁任公家裏，去訪他的女兒周夫人，我無力的贊成了。到那裏蒙他們夫婦邀去午飯，席上我喝了一杯白蘭地酒，覺得精神較好。周夫人對我提到她去年的回國，任公先生的病，以及他的死。悲痛沉摯之言，句句使我聞之心驚膽躍。最後實在坐不住，掙扎看起來謝了主人，發了一封報告動身的電報到上海，兩點半鐘便同

澡上了順天船。

房間是特別官艙，出乎意外的小！又有大烟窗從屋角穿過，上舖已有一位廣東太太佔住，箱兒簍子，堆滿了一屋。幸而我行李簡單，只一付臥具，一個手提箱。澡替我鋪好了床，我便蹬曲着躺下，他也蹬伏着坐在床邊。門外是笑罵聲，叫賣聲，喧呶聲，爭競聲，雜着油味，垢膩味，煙味，鹹味，陰天味，一片的擁擠，窒塞，紛擾，叫囂！我忍住呼吸，閉着眼，澡的眼淚落在我的臉上：『愛，我恨不能跟了你去！這種地方豈是你受得了的！』我睜開眼，握住他的手，『不妨事，我原也是人類中之一！』

直接到夜中九時，煙囪旁邊的橫床上，又來了一位女客，還帶着一個小女兒，屋裏更加緊張擁擠了。我坐了起來，攏一攏頭髮，告訴藻，『你走罷，我也要睡一歇，這屋裏實在沒有轉身之地了！』因着早晨他說要坐三等車回北平去，又再三的囑咐他，『天氣冷，三等車上沒有汽爐，還是不坐好，和我同甘苦，並不在於這情感用事上面！』他答應了我，便從萬聲雜沓之中擠出去了。

——到滬後，得他的來信說：『對不起你，我畢竟是坐了三等車。試想我看着你那樣走的，我還有什麼心腸求舒適？即此，我還覺得未曾分你的辛苦於萬一！更有一件可喜

的事，我將剩下的車費在市場的舊書攤上，「買了幾本書了……」

這幾天的海行，窗外只看見唐沽的碎裂的冰塊，和大海的洪濤。人氣蒸得模糊的窗眼之內，只聽得人們的嘔吐，飯廳上，茶房連疊聲叫『吃飯咧！』以及海客的談時事聲，涕唾聲。這一百多鐘頭之中，我已置心身於度外，不飲不食，只求能睡，并不敢想到母親的病狀，睡不着的時候，只瞑目遐思夏日蜜月旅行中之西湖莫干山的微藍的水，深翠的竹，以求超脫眼前地獄景況於萬一！

廿二日下午，船緩緩的開進吳淞口，我趕忙起來梳頭著

衣，早早的把行裝收拾好。上海仍是陰天！我推測着數小時到家後可能的景況，心靈上只有戰慄，只有祈禱！江上的風吹得蕭蕭地，寒星般的萬船樓頭的燈火，照映在黃昏的深黑的水上，畫出彎顫的長紋。晚六時，船才緩緩的停在浦東，我又失望，又害怕，孤身旅行，這還是第一次，這些海盜似的脚夫和接水，我連和他們說話的膽量都沒有，只把門緊緊的關住，等候家裏的人來接。直等到七時半，客人們都已散盡，連茶房都要下船去了，無可奈何，才開門叫住了一個中國旅行社的接客，請他照應我過江。

我坐在顛簸的擺渡上，在水影燈光中，只覺得不時搖過

了黑而高大的船舷下，又越過了幾隻橫渡的白篷帶號碼的小船，在料峭的寒風之中，淋漓精溼的石堦上，踏上了外灘。大街樓頂廣告上的電燈聯成的字，仍舊追逐閃爍着，電車仍舊是隆隆不絕的往來的走着，我又已到了上海！萬分昏亂的登上旅行社運箱子的汽車，連人帶箱子從幾個又似迅速又似疲緩的轉彎中，便到了家門口。

按了鈴，元來開門，我頭一句話，是『太太好了麼？』他說，『好一點了，』我顧不得說別的，便一直往樓上走，父親站在樓梯的旁邊接我，走進母親屋裏，華坐在母親床邊，看見我站了起來，小菊倚在華的膝旁，含羞的水汪汪的